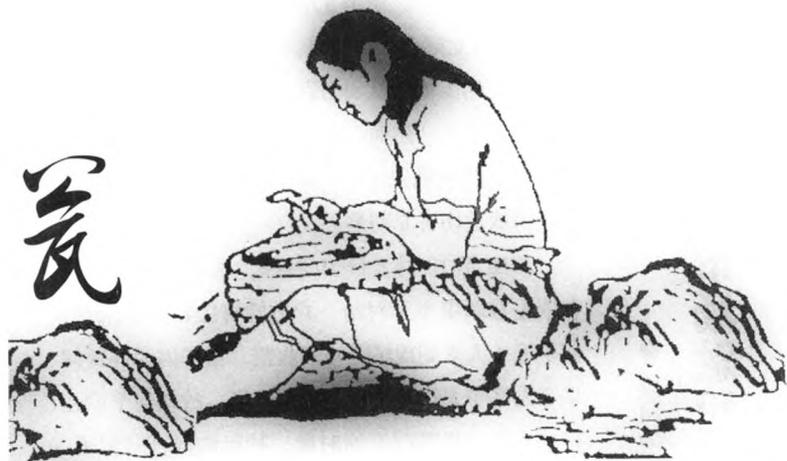


传统农具之

泥瓮



● 杜怀超

乡村是泥性的，生长着红高粱、玉米和鸡、鸭、鹅，当然也包括土墙坯、土语等。蕴含着生命元素的乡村，似乎在村庄的树阴里，以质朴的泥塑的面孔思想着。譬如草房一角的泥瓮，苏北小村独有的农家储粮容器，是小村的炊烟，带血的脐带，生活沉重的温度计。泥巴垒就的草房里，有它，就有了阳光般的守望。

泥瓮，是一种肚大口小，储存粮食的农具，类似于现在酒店里装散酒的大圆陶器，但泥瓮更多的是那浓郁的乡土气息，与村庄、农事共呼吸，朴实、敦厚而又泼皮，恰似农家土生土长的命运。回望乡村，我越来越觉得，泥性是村庄的内核，农人是靠泥土活命的，很多农具都是与土地耳鬓厮磨的，是深入到生活、血液甚至生命的，没有人能逃脱泥土的本色。

在乡间，做泥瓮是女人的活计。女人懂得如何对待这样充满内涵的容器，如何面对生活的胖瘦，如何把乡村的日子走到深处。乡村的农具诸如泥瓮、石碾等，均具有母性色彩。可以说乡村的日子就是女人养大的。

一到清闲的深秋，农家做泥瓮的事就提上日程了。

农家的乡场是做泥瓮最好的地方，通风、得阳光，做好的泥瓮风干与凝固起来比较快。很多人家做泥瓮喜欢就地取材，在乡场上随便挖上几锹，垒上一堆坚硬的土（乡场上的土被石碾压得僵硬呆板），捣碎至柔软，提几桶水浇在泥块上，等泥块潮透、蓬松，再用脚反复踩、搅拌，直至踩成丝绸状般，就成为制作泥瓮的原料了。这样的活，母亲总是看不上眼，她喜欢到湖中的稻田里取土。母亲说稻田里的土才是上等柔软的泥土。当然，稻草也是很讲究的，稻草必须选干燥的、黄亮亮的且弥漫着清香气息的，这昭示着水稻是长熟的，而非夭折后逐渐枯黄的，它具有很强的韧性。

母亲说：“泥瓮大都是女人做，女人心细，慢工出细活儿。”

选好稻草后，母亲把丝绸状的泥往稻草上涂抹，让泥和稻草充分混合，做成条状泥草绕子。首先做瓮底。先把泥草绕子交错摆在地上，呈“米”字形，叫做“筋”，接着就用

泥草绕子从“米”字中心开始一圈挨一圈地向外编排，圈与圈之间的泥草绕子粘紧，再用泥把上面抹平，使之成为一个整体。很有经验的母亲说，在做“米”字形筋的时候，两端都要超出瓮底尺把长，等到做瓮壁时，就可以把这尺把长的筋往外壁上倾斜缠绕粘泥，使瓮底和瓮壁粘成一个整体，结实耐用。做瓮壁时，则同样用泥草绕子，挨着瓮底边沿向上围圈，一开始每围一圈都要稍微向外扩张一点；到齐腰高时，再渐渐往内收缩；到齐胸高时，收缩的角度更大，这样做出来的瓮身呈“鼓肚”形，为了使瓮口更结实，最后还要做个瓮盖。母亲说，鼓肚子不仅是美观的需要，也暗示着粮食年年吃不完哪。

制作泥瓮，最讲究的是瓮壁。必须饱满、浑圆，这么饱满的泥瓮，总有一个丰满的世界在其中，那是属于母亲的世界。泥瓮每次只能向上加高三四圈，干了再向上加高，特别是到了收口的时候，每次只能加一两圈。待整个瓮身干透以后，再用踩熟了的泥把瓮壁内外抹遍，使瓮壁内外平整，滑溜溜。因为操作过程全离不开“泥”所以叫泥瓮。做好后，在太阳下晒上几天，等泥瓮呈现出灰白色，便可以抬回家使用了。

好的泥瓮匀称、浑圆，高1米左右，肚大口小，腹部隆起。大的泥瓮只有殷实人家才做。小泥瓮灵巧、薄、口溜圆，就像那暗褐色的陶罐。那年月里，泥瓮储粮，既吸收潮气，保持粮食干燥，又省去翻晒的劳作，它是农人最钟情的容器。闲着的小泥瓮，母亲一般都会放些鸡蛋、糖果之类的物什；有时也盛红豆、绿豆之类的细粮，留做种子或送城里亲戚。最有趣的是冬天，家里的芦花鸡总喜欢高高地蹲在泥瓮口上生蛋。蹲在粮食堆上，它似乎在告诉母亲，我下蛋，你可要犒劳我啊。每当这时母亲也不赶它，等听到“咯咯答”的时候，她就从泥瓮里拿走鸡蛋，随手抓把稻子撒在地上，那只立下“汗马功劳”的芦花鸡则立即停止咯咯叫，埋头迅速啄食起来；否则马上会围上来一群公鸡争抢。

我最后一次见泥瓮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。当时是村里

为争收割市场触犯刑法

● 姜凤侠

岳华（化名）系黑龙江省依安县某乡农民。年仅32岁的他颇有几分商业头脑，自家购买了1辆收割机，到了秋季就到附近各村承揽庄稼收割的活计，收入颇丰。然而，为了“捍卫”收割市场而出手伤人，结果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刑。

2012年10月8日19时许，岳华驾驶收割机在依安县新屯乡某村给一户方姓村民收割玉米时，何平等4人来到现场阻止其收割。岳华因为怀疑何平等人是受人指使来抢占收割市场，故在何平等强行登上收割机驾驶室的时候，抄起铁棍打向何平，致何平头部双侧颞顶部硬膜外血肿，经法医鉴定，已构成重伤。

尽管岳华家属与何平达成一次性赔偿10万元

协议，并取得了何平的谅解，但法律是严肃的，依安县人民检察院以岳华犯有故意伤害罪对其提起公诉。2013年3月28日，岳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4年。



收割机发动机出现故障，谁负责？

● 文泽荣 林峰

2012年7月6日，当事人宋某在桂林市某农机销售有限公司购买了1台锋陵收割机，价格为122000元，当时索要发票时经销商朱某称发票已用完，7月25日宋某拿到了发票。2013年7月18日，当事人宋某在使用收割机的时候发



动机出现故障无法使用，联系经销商朱某，他说这是柳州柴油机厂生产的，出现问题由他们负责；宋某联系柳州方面，柳州方面却说是经销商负责。双方互相推诿，当时正值收割旺季，宋某不得已只好向工商部门投诉，请求维权。

接到投诉后，灌阳县工商局高度重视，执法人员立即与宋某取得联系，同时电话联系经销商朱某协调相关事宜，朱某提供生产厂家的电话后，执法人员电话联系该厂，根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和《产品质量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在工作人员耐心、细致的调解下，柳州柴油机厂愿意为宋某更换1台新的发动机，要求当事人宋某支付3000元的折旧费，由经销商负责帮宋某更换，双方对调解结果没有异议，从而圆满解决了该起农机投诉纠纷，为消费者宋某挽回经济损失8500元。

的几位老人在用，他们仍然离不开泥瓮。实际上彼时的粮食容器已经消失了，大片的加工厂早已把粮食整得“面目全非”。问老人怎么还在使用这些泥瓮，老人说吃着泥瓮里的粮食，亲切、温暖。这也许不是温暖，是多年来形成的生命容器，是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，从泥土里生，在泥土中活和将来在泥土中死的宿命。再繁华的尘世，再物质的社会，我们终究要站在大地上，大地才是我们永恒的故乡。

泥瓮，是小村日子的守护神，和灶台、牛槽一样，过年了，父亲总会叫我在泥瓮上贴个斗大的“福”字。大大小小的“福”字贴上去，给朴实、简陋的泥瓮增添了几分古朴与

神秘。父亲那种宗教般的神情让我产生敬畏，一时间对泥瓮充满疑问，我不敢问父亲。泥土的世界是深邃的空间，生万物又埋葬万物。我究竟能探知什么隐语呢？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敬畏。

“过午难炊陋室凉，尽搜泥瓮仅粗糠。儿童未解田夫苦，筑堰围田戏插秧。”泥瓮，何尝不是农人的聚宝盆，生活的主心骨啊，储存着小村人一年又一年的艰辛、忙碌和幸福！我想，再深邃的时光，都不会带走泥瓮的故事，因为泥瓮是属于大地的，大地在，泥瓮就在。